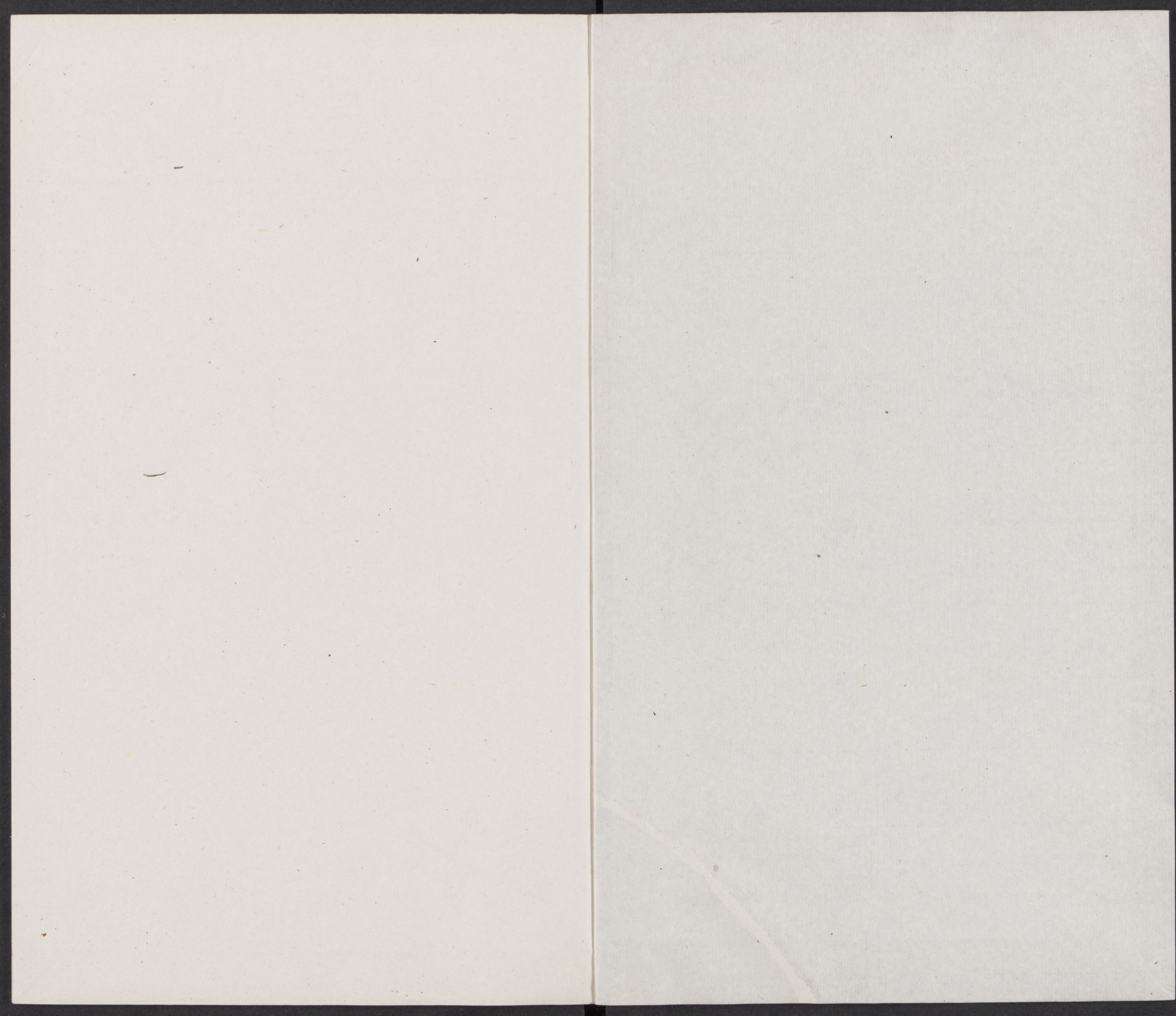


5

T1111 / 0223f(5)



南華經八卷目

第十三篇

天道

南華經卷八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恣物

之性而無所牽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

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

而無傷於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

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水

終看一二語便
不類前篇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無為則俞俞。俞俞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愈愈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

明此

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

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

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

是學莊子語者
讀至服字可矣

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止。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則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

之天樂。

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鰲萬

物而不為戾。

變而相雜。故曰鰲。自鰲耳。非吾師之暴戾。

澤及萬世而

不為仁。

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壽者期之遠耳。無壽者。期之所稱壽。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

巧。

巧者為之妙耳。皆自耳。故無所稱巧。

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

故曰

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靜動

至此敗也

雖殊無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心一也。故王天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
常無心。故王天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
下而不疲病。

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

則服不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

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

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開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

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故古之人貴夫

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

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

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

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

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

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

下咸得而無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

楊用脩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

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同乎天地之無

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

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

法。度數刑名。此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

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末學者。古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所以先者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

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

人取象焉。

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尊地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天尊地

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

明夫尊卑

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

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語道而非

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所以

取道為有序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

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形名已

明。而因任次之。

無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各物

自任。則罪責除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

未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

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必由

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

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

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

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

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

取道為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

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

明。而因任次之。字。法。無所復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各物

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非。是失性為非。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

未極於斯。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言各當其才也。

仁賢不肖襲情。

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必分其能。

無相易業。

必由

其名。

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

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

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

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

治也。安能治人。

治人者必順序。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

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

之序耳。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

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禮法數度。形名比

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

下也。

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

轉見袁詠說

尚未得為似

揚用脩曰膠、
揚之乎膠之一
字下得不苟韓
退之送高閑上
人序雖外物至
不膠於心膠之

為物有粘着之
素解則有顏歎
不粘之素解以
用此二字在之
素愈明

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

無告者所謂窮民也。

不廢窮

民。

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

舜曰：天德而出寧。

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此皆不為而自然也。

堯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

自嫌有事。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

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

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

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

名言

所謂仁義者也。故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

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

矣。皆以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

於兼愛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得之。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

之則亂真矣。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

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

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而

棄妹不仁也。無近恩。故曰棄。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而

積歛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老子漠然不應。不

其言槩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

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過去也。昔者子呼我

此以前篇一兩語中之不知對本語必此始足不稱言者少知

妹字不必別解

漸入佳境

是莊子別此去甚以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

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

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恒

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衝出之貌而顙

頽然。高露發美之貌而口闕然。虺豁之貌而狀義然。踈跂自持之貌

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能自舒放也發也機。趣舍

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

於抱朴。凡以為不信。凡此十者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

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夫子曰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

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

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亦不大乎而

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楛而不與之

偕。靜而順之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

南華經卷八 十

悲夫一語不
有態是亦不語

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

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字法賓禮樂。以情性為

也。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世之所貴道者

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

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

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

貴也。其貴恒在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

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

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

之哉。此絕學去桓公在事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

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

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

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矣。夫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陳詳道曰。書言
之於意。猶形色
散名之於情。
不可得之於形
色。散名者不可
傳之於書言。又

矣故善易者言
畫而忘象得象
而忘言善詩者
得志而忘辭得
辭而忘文豈非
所謂神記畢周
狗捐醇精流糟
拍棄者哉桓公
所以因輪扁而
悟讀書之非王
嘗所以因徐馮
而忘燕香之舞
也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
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
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
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
時變化而每讀每嘆能言者不能加矣
後至焉

南華經九卷目

第十四篇

天運

南華經卷九

天運第十四

突超奇甚

偶發分作一篇

名似篇首非論

天運也天地

結

篇法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

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皆自爾

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

乎○哉○各○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自行耳

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雲○者○為○雨○乎○雨○者○可知也

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為各自爾也

於物情與者比
者俱不能得其
彷彿也

九洛似謂九疇
洛書也

如

心辨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

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帝王順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任之

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九洛之事治天性不可逆也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爾順其自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爾故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

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

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此非過孝之言也不

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

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甚有情理

出諸其口使人
氣塞

之遠也。

真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

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難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

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

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豈直太

勉強以仁義忠
信貞廉為沒於

名譽。猶貴富
者之兼并焉。辨
哉

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夫孝悌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

也。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

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

默。乃不自得。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

其所言者非樂
之謂也。以樂言

之則有其樂矣
以聽者為主。又

大約用韻

夫至樂者至太
和萬物原係注
跡中語誤作正
文

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此由

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

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

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

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

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

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蟄蟲始作。吾驚之以

雷霆。用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無極。一

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而

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院滿院。至樂之道。塗

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揮綽。所謂其

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日月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流之

即和而不流

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閻然恣使化去。儻然立

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目為也。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

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

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

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林樂而

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自布耳。幽昏

而無聲。所謂至樂。所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

所謂寧極。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

人應世非唱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

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非樂足。非

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

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

至此方見所以
言者然以以遊
辭真作者意也

陳詳道曰齊楚
燕魏之歌異轉
而皆樂九夷八
室之器殊散而
皆悲是以聖人
之治天下乘時
以制宜因民以
立法古之法可

以行於今之
法其可膠於古
乎孔子推古以
御今非膠之也
欲緣迹以復於
所以迹而已師
今怒天下之人
溺於緣迹之弊
所以始況以窮
狗車舟次况以
括樺橘柚終况
以援狙好醜猶
古今周魯之不
可一也
一節一節使人
忘饑失睡文章

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耳未大和也吾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蘓者取

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

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

則更致。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

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

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

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夫水行莫如用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

之穀吹火傳之
滑稽也

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且
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祖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

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

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

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

皆是筆意觀處
成定必同時而
語

棄則醜。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
人也。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
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
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
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其說次第也有
謂

今人見蘧廬仁
以為病。既知立
外立言之意。哉
觀而多責。使人
深洋。允觀乎此
者皆將望而責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
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
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
無主於中。則無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
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
多取而天下亂也。

南華經卷九

八

於我一不至則
前者失矣語有
反而相成拂於
意而意真晚而
悟之而無及矣
可與疾人道哉
紗
自愛自解有精
有粗弟子服弟
子服

初骨語鑒戒也

訪骨語鑒戒也
闕謂規伺之也
諷其言有又子
之愛未知當日
之有無由今思
之何可無也老
人眼老人耳句
以諫教比於其
取生殺之中恩
怨凜然非此書
不能道
修仁義者病人
之病慘然傷於
吾心猶糠之昧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
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
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
責多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
矣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逍遙無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不

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而遊

任之則真采也采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

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操之則慄

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而一無所鑿以闕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

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

為不然者雅字天門弗開矣故守不變則失正矣孔子見老聃

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疇膚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日故之嗜膚能
使人顛倒不昧
豈獨人之病哉
而吾亦病甚矣

放風而動因其
可以救動之執
德德而立猶德
干而五可以此
然勿動

又風餘意

譬龍固異說龍
六異

演而伸之無滯

字之可想救又
既為不失步

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尚之以加吾其性故亂

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

聰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

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

俱自然耳無所偏尚

名譽

之觀。不足以爲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乃廣耳

泉涸魚相

與處於正。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

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

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予

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

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

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

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

優：靡也。語又
溫厚可愛

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強哭

而民不非也。

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

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教之不速也。

至乎孩而始誰。

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則人

始有天矣。

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殺盜非殺。

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其言必人所未

嘗言之所不能

言者，諱謂後立

人短命，猶此也。

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是以天下大駭。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親死而後說到
孕婦月數誰能
知其始之然不
然哉豈能其上
休出其有順又
別與豈順事哉
有執君而以爲
順者矣殺盜非
殺賊得愈明人
自爲種而天下
後謂你死我治
立界人道失而
婦人之女刺意
險語而味之萬
於以喜安能無
後人辨我難言

者無不言之矣

揚用脩曰六經
維巡摠在虛無
狸

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

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

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莫亂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厲蠱之

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

爲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如母了自是蹇蹇然立不

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

其所以爲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

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况

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使當鴉而傳之
殊豈能合哉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鴉以睥

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

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同

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

通而順而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

者無自而可所在皆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

為人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

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語不犯一字四意雖無位為人已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字天下過猶合也合有札有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可索之形迹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強推而至於有弟而兄啼人情物理達之至德人事亦當強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